

## 台湾校园采风

我做到了！◎大法小弟子

在我修炼之前，我是一个很爱生气的人，每次有人烦我，我就会很生气的把他赶走。记得在四年级的时候，为了一个玩具和同学吵架，最后我们都被老师处罚了。

升上五年级后，新任的导师教全班学炼法轮功，读了《转法轮》这本书后，我就不会乱发脾气了。碰到矛盾时，如果跟人吵架了，我也一定会先找自己的不足，而且应该告诉自己要忍住不可动怒，我做到了！

修真善忍 会有好福报

◎陈亭玮

我是国一的学生，在选择社团时，看到“法轮功社”，一时好奇就参加了。社团开始，老师就教我们要修“真、善、忍”。起初觉得没什么，时间一久才了解他的好处，他能使我身体健康，精神较好，真的很不错。

没有炼功前，脾气比较冲动。只要有同学一定要我配合他或是在背后骂我，我就会跟他生闷气。炼功以后，就会想到老师跟我们讲的“真、善、忍”，要懂得忍耐，不要没找到原因就乱生气，这样对我都不好。而且自己也会造业，内心的世界愈来愈乱。

水的结晶实验中，对水说好话，如：“好可爱喔！你真棒！”水的结晶就变得好漂亮，像一片片的花；相反的对水说一些不好的话如：“讨厌！我要杀了你……”等等，水结晶变得很散乱丑陋。所以在生活中我们应该要多说好话，多做好事。

切记我们随时随地都要修“真、善、忍”，修心、修口、修身，将不好的业力去除，才会有好的未来。



身心都改变 ◎蔡孟玫

刚开始学法轮功的时候，有点怀疑法轮功真的可以治好自己的坏毛病及身体吗？

但学了以后才发现，身体很虚的我，渐渐好转了，也把爱骂人的习惯改掉了，让我觉得非常高兴。爸爸妈妈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以前什么东西都不会让给弟弟妹妹的我，现在怎么变得那么懂事呢？

爸爸妈妈问我，我却暂时还不想告诉他们，等我再把法轮功学好一点的时候，再告诉他们也不迟啊！

找到答案 ◎大法小弟子

还没有学法轮大法之前，我就想为什么要有人类，人来到世上要干什么？可是没有人能解答我的疑问，所以我就迷迷糊糊的过日子，不懂得要好好做人，不想礼让和帮助别人，做事和学习也不认真。

自从学法之后，我才知道人原来是要来返本归真，而不是在人世间争争斗斗，是要在这个空间吃苦消业，返回我自己的世界。那个世界没有痛苦没有时间的限制，要达到这个层次，必须把自己所有的业力还清。

我决定修法轮大法，因为《转法轮》这本书，给我

了很大的启示，让我知道了很多道理。明白了“真、善、忍”的法理，使我改变很多，不仅功课比以前进步很多了，而且心性也提高了。◇



## 明慧週報

●晨光照语●

第25期 2005年7月22日

## 仁智的孙叔敖

【明慧网】孙叔敖，原名敖，春秋时代楚国期思（今河南淮滨）人。少年时家中贫困，母亲非常善良，教育他要好好做人，要时时处处为别人做好事。

10岁那年，孙叔敖外出玩耍，忽然看到路上爬着一条双头蛇。他以前听别人说，此乃不祥之物，谁要是看见两头蛇，谁就会三天之内死去。孙叔敖非常伤心，认为自己就要死了。他想：“这条两头蛇游来游去，肯定有许多人要看到它，那么这许多人都要死去。我在临死前也要救救别人。”于是他拾起路边的大石块，打死了双头蛇，并把它深深地埋起来。

回到家里，孙叔敖哭着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听了孙叔敖的话，母亲很感动，她高兴的说：“好孩子，你做得对。你的心眼这么好，你一定不会死的。好人总是有好报。”

孙叔敖长大成人后，由于他的学识品德好，做了楚国的令尹。他还没正式上任，老百姓就已经很信赖他了。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孙叔敖为“循吏第一”。◇



## 另一个世界的眼光

【明慧网】1999年4月底的一天，里格（Lilge）女士在德国的一个电视新闻节目中，突然看到很多中国人站在中南海旁边的街道上请愿。这是一个短暂的镜头。她立即想到：什么时候中国有了集会自由了？这不会是共产党政权设下的圈套吧？这些人很和平、有理性；他们向政府表达他们的想法，说明他们有参与意识，希望自己参与决定自己的未来。一个独裁的国家需要这样的人。

她看到的就是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的集体大上访。

## \* 东柏林的恐怖

身为德国一份双周刊报纸的总编，她对共产党国家事务的敏感，不仅来自于她广泛的知识面和对时事细致的观察及分析，更是来自于她自己的经历。

她七岁前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东柏林。在大人的谈话中，她经常听到“昨天夜里某某人被带走了”的话，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被带走了，只知道是苏联红军把他带走了，（续下页）



(续上页)也许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当她的父母听到敲门声时,第一个动作就是把西德的报纸藏起来、把西德的广播调到别的台,然后才去开门。父亲告诫她,在外面只许和别人谈论天气。他怕小孩子不懂事,说出家里的这些“机密”。1950年,里格-施托蒂克女士一家终于得到机会,移居到民主体制的西柏林了!

### \* 阴影下坦荡做人

现已六十多岁的里格女士谈起童年在东德的生活时,仍能感受到当时埋藏在心底的不安全感。当1999年4月她在电视上看到,在中国那样一个管制非常严的共产党国家,居然这么多人在政府所在地旁边停留了这么长时间而没有遭到警察的干扰,而且还允许国外媒体拍摄下来时,她就开始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希望不要发生1989年6月北京发生的屠杀学生和市民的事情。1989年正是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年,而且这前后的几年也正是东欧共产党政权相继倒台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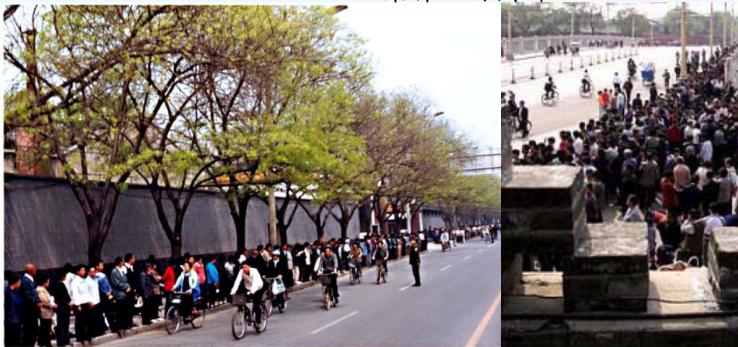
看到“4.25”报道以后,她从法轮功的网页上大概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还读到了几份当事人的报告:1999年4月法轮功学员万人上访的起因是天津的一家杂志上登了一篇诬蔑法轮功的文章,很多法轮功学员前去陈述真实情况。报社一开始态度很好,但后来突然态度大转弯,把警察叫来了。防暴警察抓捕了三、四十名法轮功学员,有的学员被打伤。其他学员继而到天津市市政府上访,市政府不管,让他们到北京去解决。这样,法轮功学员们来到了国务院信访办。北京的法轮功学员也加入了上访。信访办在中南海附近,警察引导他们站在了中南海周围的地方。没有人有过激行为。

### \* 另类结果

在里格女士看来,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德国,在每一个步骤都可能是另一个结果。如果在德国有杂志登了一篇不符合实情的文章,如果这么多人和平的去报社讲理,报社不会对这么多读者的呼声置之不理,因为德国媒体是独立的,唯一给他们饭碗的“上帝”是读者。这么多读者来了,说不定报社的总编都得关注这件事。如果真是报社的错误,他们会更正自己的错误,也不存在什么“上面”下达一个“精神”要他们如何对待读者,更不会叫警察。

退一步讲,就算德国杂志社叫来了警察,警察也只是在旁边观看。以里格女士亲身参加过多次游行的经验,除非发生暴力冲突和侮辱性的言行,否则警察是不会介入的。而中国警察抓捕人的标准,按照里格女士的看法,不是以是否发生暴力事件和侮辱性的言行为根据,而是共产党对一件事情的态度——以态度定罪,这就和当年苏共带走东德人一样,说带走你就带走你。

▼1999“4.25”集体上访图片



## 钉子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脾气不好的男孩。他的爸爸给了他一些钉子,告诉他,每次发脾气或者跟人吵架的时候,就在院子的篱笆上钉一根。第一天,男孩钉了37根钉子。后面的几天,他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脾气,每天钉的钉子也逐渐减少了。他发现,控制自己的脾气,实际上比钉钉子要容易的多。终于有一天,他一根钉子都没有钉,他高兴的把这件事告诉了爸爸。爸爸说:“从今以后,如果你一天都没有发脾气,就可以在这天拔掉一根钉子。”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最后,钉子全被拔光了。

爸爸带他来到篱笆边上,对他说:“儿子,你做得很好,可是看看篱笆上的钉子洞,这些洞永远也不可能恢复了。就象你和一个人吵架,说了些难听的话,你就在他心里留下了一个伤口,像这个钉子洞一样。插一把刀子在一个人的身体里,再拔出来,伤口就难以愈合了。无论你怎么道歉,伤口总是在那儿。要知道,身体上的伤口和心灵上的伤口一样都难以恢复。”

如果你看到了这个故事,表明有人在默默的祝福你,

因为他们关心你。

当你道歉时,请看着对方的眼睛。不要嘲笑别人的梦想。不要随便给一个人定性。◇



再退一步,就算德国警察错抓了参加和平集会的人,这些人可以去告德国政府,因为德国政府必须遵守宪法,保障公民言论和集会的自由,而且法庭是独立于政府的。2002年江泽民访德期间,德国警察妨碍了法轮功学员的集会抗议的自由,被法轮功学员告上法庭。经过法庭调解,德国联邦内政部和几个州内政部,纷纷公开发表书面道歉信。这不是个案,人权组织国际大赦也在几年前因同样的事告倒了德国政府。里格女士觉得这很正常:法律高于政府和任何个人,这在西方国家就如同面包和水一样重要。

### \* 借口与本性

当江泽民在“4.25”之后不到三个月便开始全面镇压法轮功的时候,里格女士再一次证明了她在60多年的岁月中作为西柏林人和一个世界公民对共产党的认识:把人逼到无路可走,当人合理抗争的时候,哪怕是和平、合理、合法的抗争,也要找借口镇压。

在法轮功学员“4.25”集体上访六周年之际,回顾六年来她所看到的大量的关于法轮功在中国遭迫害的报告和证词,里格女士的结论是,法轮功这样一群把对“真善忍”的信仰视为和生命一样珍贵的人们,就算没有“4.25”的集体上访,共产党也会制造镇压的借口。镇压法轮功不是因为“4.25”,而是因为共产党控制、镇压人民的本性。◇